

8个老人的麻风村 有爱也有渴望



蔡玉礼摇轮椅出行

在盐城市大丰区草庙镇东南部,有个麻风残疾康复村(以下简称麻风村)。自上世纪60年代建立至今,该村先后收容并治愈了几百名麻风病患者。大部分治愈后的麻风病人返回家中,只有38名麻风治愈残疾人生活在那里。如今,麻风村只剩下8人,年龄最大的郭群86岁,最小的张秀芳71岁。这8名老人现状如何?他们有没有被遗忘?近日,现代快报记者深入麻风村,与老人进行对话和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心声。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王菲

老人之“职”

8个老人的麻风村,有村长有会计

沿着盐洛高速行驶90公里,记者来到大丰区上川线的公路边。左拐驶入一条蜿蜒曲折的田埂路,路面狭窄颠簸,两侧的芭蕉叶不断划过车身,遮蔽了阳光。

行驶约2小时,抵达麻风村。两排四栋平房被一片麦田包围,门上贴着喜庆的春联,门前种着青菜、葱、蒜等蔬菜。

“你好啊,欢迎你来”“请问你有名片吗,我以后方便联系你”……看到记者来,几个老人立马围了上来。

据了解,麻风村目前有8个人,大家各有职责。86岁的郭群因为在村里时间最长,颇受尊敬和信赖,被大家拥护为这座自然村的“村长”。81岁的陈玉和上到初一,有一定文化,是村里的会计,和郭群配合,管理村里的账目。

老人之“憾”

当过老师的邓金根:要是结婚生孩子,现在应该蛮幸福的

“我1963年进村,已经在这里住了快58年了。”郭群今年86岁,刚到麻风村的时候,他和大伙儿一起种田。上世纪70年代初,这里的医务人员和病人增多,村里成立了生产队,他做起了保管员,主要负责看管村里的田地、财物等。

1972年,郭群和村里的董女士相处,后来成了生活上互相关心、照应的伴侣。“她15年前走了,我现在又一个人过了。”郭群掰着手指数,算着老伴去世的时间。

76岁的邓金根坐在郭群旁边,左手无名指套着一个金戒指。“我没有结婚,这是我自己挣钱买的。”邓金根戴着顶线帽,衣服干净整洁,笑意盈盈。他以前在草堰镇草堰一组生产队耕读小学当过老师,语文、数学、体育都教过,颇受学生喜爱。24岁左右患上了麻风。

回想起当老师的岁月,邓金根略带惆怅,以前当老师蛮好的,要是结婚生孩子,现在应该蛮幸福的,“我兄妹5个,老二一直没来看过我,外甥、侄子来得多一些。这里就是我的家。”

老人之“乐”

双腿截肢的蔡玉礼,摇轮椅去盐城玩

2000年左右,为方便村里与外界沟通交流,大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给麻风村买了部公用手机,放在郭群那里,给老人使用。

后来邓金根自己又买了部手机,还有一辆电瓶车,方便进出。“我后遗症比较轻,主要是足底有些溃疡。为了尽量不和社会脱节,我到邻近的川东镇卖了大概40年的老鼠药,还在麻风村开过小卖部。”邓金根说。

村里双腿截肢的蔡玉礼是个“社交达人”,经常摇着他的轮椅去看外面的世界。

“你们饿不饿啊,快中午了,要不要留下来吃中饭。”上午11点,蔡玉礼摇着轮椅来到邓金根的门口,不停地询问记者饿不饿,要不要先吃饭,接着再聊。

“你快来看看我中午烧了什么,有红烧鱼,还有韭菜炒卜页。”蔡玉礼进门,从轮椅挪到了小板凳上,用两个小板凳当腿“走”到饭桌前。“我们每个人门前都种了菜,还有疾控中心找的护工会给我们买菜、烧水,吃是没问题的。”蔡玉礼说,“别看我双腿截肢,我不仅自己种菜,还摇轮椅去大丰、盐城玩呢。”

说到摇轮椅出游的经历,蔡玉礼很兴奋。“摇到大丰要3个多小时,摇到盐城就远了,90公里要9个多小时。记得有次到盐城时天已经黑了,不过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老人之“倔”

双目失明的张秀芳,坚持自力更生

在麻风村的8名老人中,71岁的张秀芳是唯一的女性。中午11点半左右,张秀芳和

82岁的顾大德正在一起吃饭。张秀芳眼睛看不见,戴着一副墨镜。

“我儿子今年49岁,孙子26岁,一个在上海打工,一个在安徽打工,他们忙,老伴年纪大了,儿媳妇隔三差五会送点吃的过来。”张秀芳说,“顾大德也是麻风病康复者,原来也相当于村里的村医,会给大伙儿看病、拿药。后来他脑袋不小心被车撞了,有精神病。我和顾大德两个人,我做他的脑子,他做我的眼睛,我们现在还能自力更生,不需要麻烦其他人。”

除了张秀芳,麻风村的其他老人都没有结婚,没有直系亲属。未来,他们将何去何从?郭群、邓金根、陈玉和等坦言,等老了实在动不了了,依然想“落叶归根”。

老人之“友”

“活地图”张永圣,坚守一线近40年

“以前给他们看病,现在虽然退休了,有时间依然会去看看他们,照顾他们的生活。”大丰区原疾控中心性病艾麻防治科科长张永圣在麻风防治一线工作了近40年,对几名老人还有该区麻风病人的情况了如指掌,被当地人称为“活地图”。

“其实麻风病可防可治不可怕,只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基本不会有后遗症。”张永圣回忆,原来的麻风病防治院就在老人现在住的地方,那时候医生、护士都和大家住在一起。1984年,大丰麻风病防治院被撤,建起了皮肤病防治所,防治所从草庙搬到了县里。同时,治疗也从住院隔离转变为家庭联合化疗,张永圣也就离开了麻风村。“我和他们打了半辈子的交道,疾控中心对这些老人的关怀也一直没减少,每月给他们发放生活费。”张永圣说。

“2011年,我还邀请了大丰义工联成员去看望他们,这些‘红马甲’现在和老人处得像家人一样。”张永圣介绍,还有个爱心组织,成员大部分是大学生。他们从2011年暑假第一次过来后,几乎每年都会来看望老人,并给村子起名“有爱村”。



房门上贴着喜庆的春联



墙上写的有爱村 顾浩 于玺 供图

记者手记

麻风村也是有爱村

刚到麻风村的时候,看见村子里只有8个老人、一个做社会调查的南京大学研究生、一个护工,心里不由得有些酸楚。

后来,看到老人住的房间和做饭的厨房,还有护工给他们烧水、做饭的土灶台,并和其中6名老人进行了深入交谈,感慨良多。

他们是麻风康复人群;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他们善良、热情;他们相处久了,偶尔也会意见不合有纠纷……

大丰区疾控中心和很多公益组织对他们一直很关心,让他们衣食无忧,但他们依然需要心灵的慰藉,需要平等的对待,需要亲人的陪伴。而这里所说的亲人不仅仅是他们的亲戚,还包括所有真心对待他们、理解他们、愿意同他们交流的人。

老人的身影、麦田、墙上的有爱村……写稿时,这一幕幕场景犹如电影似的划过脑海。有爱,寄托着大家对麻风村的美好希冀,对社会的良好愿景。



扫码看视频



大丰麻风残疾康复村



张秀芳和同伴在晒太阳